

劍南詩鈔

宋陸放翁著



劍南詩鈔

歸葉山房石印

民國十九年九月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掃葉山房

劍南詩鈔序

夫詩非詩人之所能為也出入兩漢魏晉步驟開元大厯可以為詩人矣乎曰可矣點竄蘇李曹劉塗改王楊沈宋可以為詩人矣乎曰可矣然而未可以為詩詩也者性情之物源源本本神明變化不可以時代求不可從他人貸者也天地如此其寥闊古今如此其綿邈心思如此其微妙胸懷如此其浩蕩取不禁用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未有若人心之無窮也而必拘拘焉規摹體格較量分寸以是為推高一代擅名一家之具何其隘而自小也讀詩亦然自李滄溟不讀唐以下王弼州韙其說後遂無敢談宋詩者南渡以後又勿論矣近年以來有識者始讀宋詩始讀陸放翁詩然而放翁非詩人也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志非他情之發于性者是故傳曰詩以道性情南宋自紹興改元訖于嘉定中間五六十年僉壬柄國之日為多朝廷之上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忠義為偽道學為邪正人君子朝進用而夕報罷見幾明決者求去惟恐不速此為放翁所遭之世初為



權奸所嫉後忤貴倖自免五為州別駕西泝楚道宿留十載竟有終焉之志僅以筆力回斡見知當亡得拜爵致仕以老少不治生事老不請祠祿晚歲東歸補書巢摘東籬安貧自得未嘗有戚戚之容尤與張魏公父子呂伯恭朱晦翁諸賢厚善忠孝節義本乎天資理學文章由于學力此為放翁生平之為人孝宗即位首賜進士出身入對輒上言乞信詔令以示中外誅沮格以懲翫習于建都立國積粟練兵三致意焉迄不得大用酒旗鼓筆刀槩一節不忘沒齒無二臨絕示免之作至今讀之使人淚如雨下此為放翁不可奪之志論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為詩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為詩人乃可以論放翁之詩或曰是長袖之舞多財之賈積厚矣或曰是庖之游刃僚之走丸妙熟矣余蓋不謂然一書之不讀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明皆有憾于詩是固然矣然放翁自言讀書取暢達性靈不必終卷又言藏書萬卷讀至老固願少出蘇黎元此豈徒夸多聞靡為撫鬚斷句儲不時之需者哉年十二能詩卒年八十有五長子子虞編其稿為八十五卷數不下萬首三日不作見于篇章數日不作發為浩

數是固然矣然放翁又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  
人為自言間為長謡短章楚調唐律訓答風月煙雨之態度非惟娛耳目  
遣暇日而已此豈粘頭綴尾朝錫夕琢必待月久歲深以多作為能者哉  
劉後村之論曰陸放翁似少陵楊誠齋似太白孝宗一日問周益公今代  
詩家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蓋宋人之詩多學李杜畫疆  
分道各不相謀南宋以後愈見痕跡故當時之論如此余亦不盡謂然放  
翁之于李杜皆時時有之而皆不足以定放翁蓋可定者世間紙上之李  
杜時時有之者放翁胸中之李杜也論放翁之胸中吐納衆流渾涵萬有  
神明變化融為一氣眼空手闊肝肺槎枒容王導輩數百吞雲夢者八九  
此乃放翁之詩非詩人所能為者爾或又曰誠如子言放翁遂獨有千古  
矣乎余曰豈惟放翁由放翁而溯之從李杜而推之略舉一二如陶淵明  
韓昌黎蘇東坡輩凡不為詩人而已者其詩皆獨有千古者也放翁之讀  
杜亦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咨嗟此非其證耶后妃夫人江漢  
游女固不可以為詩人其詩乃載于三百篇列于六經為後世作詩之祖

由此言之詩果非詩人之所能為也若夫彈見洽聞搜神誌怪心不結吟  
手不停筆某篇逼真某代某章酷肖某家若者升浣花之堂若者入青蓮  
之室以為如是則工不如是則不工者皆可以為詩人者也而豈復有詩  
也哉家居善病杜門無事架上有劍南詩稿取而徧讀之鈔其十之二三  
自攜而已猶子楷讀而好之請付剞劂因命兒子祖榮稍為讐對而謾書  
其首簡如此嘗

康熙二十有四年歲在端蒙赤奮若嘉平既望武進楊大鶴題于野雪軒

劍南詩鈔

凡例

六十年前宋人詩無論全集選本行世者絕少陸放翁詩尤少以余目所  
覩記澄江許伯清前輩有手抄宋人詩集三十家今已不可復得刻本  
惟曹能始十二代詩選然放翁詩俱寥寥無幾自汲古閣得翁子子虞  
所編劍南詩稿授梓于是放翁之詩無一篇遺漏者矣但不言原本從  
何得來間有一二魯魚無可參攷又苦卷帙重大學者購讀為難余以  
暇日抄得十之二三貴在行笥簡便繙閱易周本取自攜輒公同好庶  
免浩餘之歎不辭挂漏之譏

劍南詩稿子虞編輯為八十五卷以辛巳至丁未為前稿戊申己酉以後  
為續稿雜類諸體從年月為前後今抄本則分類前後詩歸五七言古  
近各體蓋全稿如史家之有長編通紀鈔本如史家之有馬書班志不  
妨各自成書然就各體之中次第厯然不紊讀者循序而尋繹之則前  
後亦在其中矣



近代選刻詩文往往細加評點不但使作者面目成不化之妍媸亦且使讀者胸中主先入之意見余以為此古人所未有也雖嚴滄浪之評李劉須溪之評杜俱時世所共傳正恐乞靈名手假寵前人真贗固未可知耳或曰僧繇畫龍點睛飛去似亦不得憚煩者余笑曰惟其畫龍必待點睛耳若果真龍豈待點睛而後飛哉

向有香山詩鈔昌黎詩鈔東坡詩鈔三種或請合而行之余曰不必也古今時世不同作者出處不一鈔者興會偶然若以詩論則自古作者不可遺一人若以人論即一家不妨單行也齋居多暇從此或鈔得數家數十家但以鈔成之先後次第梓行問世固不必不合亦正不必合耳劍南古近諸體多者至數千首少者亦不下千首雖復求精過當恒恐收不勝收獨排律一體通集之中寥寥無幾倘過而存之未免較各體獨寬若更加去取則尺璧寸璣與各體益不相稱想亦非放翁精神所尤注射故概不入鈔蓋讀放翁詩者當不至病其闕略也

芝田居士楊大鶴謹識

劍南詩鈔目次

五言古

計選三百二十五首

七言古

計選二百九首

五言律

計選二百六十九首

七言律

計選九百八首

五言絕句

計選四十五首

七言絕句

計選四百二十一首

劍南詩鈔

宋陸游務觀著

毘陵楊大鶴芝田選  
侯官許貞幹豫生校

五言古

別曾學士

兜時聞公名謂在千載前稍長誦公文雜之韓杜編夜輒夢見公皎若月  
在天起坐三歎息欲見公繇緣忽聞高軒過驩喜忘食眠袖書拜轅下此  
意私自憐道若九達衢小智忘鑿穿所願瞻德容頑固或少痊公不謂狂  
疎屈體與周旋騎氣動原隰霜日明山川匏繫不得從瞻望抱悵悵畫石  
或十日刻楮有三年賤貧未即死聞道期華顛他時得公心敢不知所傳  
和陳魯山十詩以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為韻 選三五七

大父昔在朝騰上惟恐早淡然清班中灰寒而木槁議論主中和人才進  
耆老至今下馬墳不生刺人草

門無容車高庭止旋馬廣富貴固易耳正恐卿慙長時情競脂韋家法獨  
骯髒靜處看紛紛枯槁勞頓仰

匆匆過三十夢境日已感誰知數亡羊但有喜得鹿本來亦何面認此逆旅屋逢人吹布毛出世不忍獨

夜讀兵書

孤燈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復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疎陂澤號飢鴻歲月欺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

送曾學士赴行在

二月侍燕觴紅杏寒未拆四月送入都杏子已可摘流年不貸人俯仰遂成昔事賢要及時感此我心惻欲書加餐字寄之西飛翮念公爲民起我得怨乖隔搖搖跂前旌去去望車軌亭障鬱將莫落日澹陂澤敢忘國士風涕泣效臧獲敬輸千一慮或取二三策公歸對延英清問方側席民瘼公所知願言寫肝膈向來酷吏橫至今有遺蠶織羅士破胆白著民碎魄詔書已屢下宿蠹或未革期公作醫和湯劑窮絡脉士生恨不用得位忍辭責併乞謝諸賢努力光竹帛



送陳德邵宮教赴行在二十韻

相從何必早白頭或如新登門雖尚疎數面自成親昨者始見公凜然鬚  
如銀敗席留煮茗寒廳無雜賓平生事賢意寸心渴生塵樂哉得所從貧  
病忘吟呻恭惟大雅姿信是邦國珍廣文舊官長二紀轉鴻鈞恩仇快報  
復禍福出笑顰同舍事容悅腰佩玉麒麟羣詠更得志後來如積薪于時  
公淡如位屈道則伸法宮親決事收召極海濱人才方雜省公仕益逡巡  
欲以貴祝公公豈慕要津欲以窮託公公豈私賤貧頗欲述古誼勸公勿  
愛身此又公所存豈待賤子陳高颿泊江渚歲晚風雨頻願言添衣裘寒  
陰能薄人

寄陳魯山

平生交游中陳子我所敬初猶似豪舉晚乃抱淵靜獨觀心地初皎若虛  
室鏡人知自渠事道行君有命青衫二十年老色上鬚鬢偶然預收召瘦  
馬趨朝請退食輒杜門不省求捷徑似聞石渠書雖黃久未定丁字猶恨  
曲朋字竟須正願君試思之魚魯何足訂

航海

我不如列子神遊御天風尚應似安石悠然雲海中卧看十幅蒲彎彎若張弓潮來湧銀山忽復磨青銅飢鸛掠船舷大魚舞虛空流落何足道豪氣蕩肺胸歌罷海動色詩成天改容行矣跨鵬背弭節蓬萊宮

送湯歧公鎮會稽

吳越東西州浙江限其中黃旗高十丈大舟凌虛空都人送留守郡吏迎相公江心波濤壯帳下鼓角雄樂哉公何憾廷論則未同永懷前年秋羣胡方嘯兇閭左發剡北戈船滿山東舊盟顧未解誰敢嬰其鋒公時立殿上措置極雍容南荒竄驕將京口起元戎舊勲與宿貴屏氣聽指蹤規模一朝定強胡終歸窮當時謂易耳未見回天功及今始大服咨嗟到兒童天心佑社稷主聖肖祖宗旌節早來朝笑談折遐衝

過林黃中食柑子有感學宛陵先生體

博士得黃柑甚愛不忍擘持獻太夫人遠附海上舶故山饒氛霧可使酒盃窄豈無荔枝好饜飫恐不摘相去三千里無異娛旁側乃知母子意更

遠未嘗隔我昨往見君從容弄書冊藥分臘劑香茶泛春芽白主意顧未  
厭筐筥自搜索敢謂甘旨餘亦及此下客霜包纔三四氣可壓千百重是  
慈孝物不敢吐其核甘寒雖繞齒悲感已橫臆半生無歡娛初不為湮阨  
病中作

豫章瀕大江氣候頗不令孟冬風薄人十室八九病外寒客肺胃下濕攻  
脚脛俗巫醫不藝嗚呼安託命我始屏藥囊治疾以清靜幻妄消六塵虛  
白全一性三日體遂輕成此不戰勝長年更事多苦語君試聽

### 將離江陵

莫莫過渡頭旦旦走隄上舟人與闌吏見熟識顏狀癡頑久不去常恐遭  
誚讓昨日倒千檣今日聯百丈買薪備雨雪儲米滿瓶盎明當遂去此障  
袂先側望即今孟冬月波濤幸非壯潦收出奇石霧卷見臺嶂地嶮多崎  
嶇峽束少平曠從來樂山水臨老愈跌宕皇天憐其狂擇地令自放山花  
白似雪江水綠于釀竹枝本楚些妙句寄悽愴何當出清詩千古續遺唱

### 黃牛峽廟

三峽束江流崖谷互吐納黃牛不負重雲表恣蹴躡晏船與蜀舸有請神  
必答誰憐馬遭刖百歲創未合施師浪奔走烹飪陳酒榼紛然餒神餘羹  
炙爭噉噉空庭多落葉日暮聲珮珮奇文繁可辨高古篆籀雜村女賣秋  
茶簪花髻鬢匝襁兒著背上帖妥若在榻山寒雪欲下虎出門早闔我行  
忽至此臨風久嗚咽

入瞿唐登白帝廟

曉入大谿口是為瞿唐門長江從蜀來日夜東南奔兩山對崔嵬勢如塞  
乾坤峭壁空仰視欲上不可捫禹功何巍巍尚覩鵠鑿痕天不生斯人人  
皆化魚鼉于時仲冬月水各歸其源濫瀕屹中流百尺呈孤根參差層顛  
屋邦人祀公孫力戰死社稷宜享廟貌尊丈夫貴不撓成敗何足論我欲  
伐巨石作碑累千言上陳躍馬壯下斥乘驛昏雖慚豪偉詞尚慰雄傑魂  
君王昔玉食何至歆雞豚願言采芳蘭舞歌薦清尊

畏虎

滑路滑如苔澀路澀若梯更堪都梁下一雪三日泥泥深尚云可委身餓



虎蹊心寒道上跡魄碎節葉低常恐不自免一死均猪雞老馬亦甚畏憎  
憎不敢嘶吾聞虎雖暴未嘗窺汝棲孤行莫不止取禍非排擠彼讒寔有  
心平地生溝谿哀哉馬新息薏以成珠犀

蟠龍瀑布

遠望紛珠纓近觀轉雷霆人言水出奇意使行人驚人驚我何得定非水  
之情水亦有何情因物以賦形處高勢趨下豈樂與石爭退之亦隘人強  
言不平鳴古來賢達士初亦願躬耕意氣或感激邂逅成功名

太息二首

宿青山鋪作

選二

淒淒復淒淒山路窮攀躋僕病卧草間馬困聲酸嘶脫兔截道奔窮狝上  
樹啼崩湍一何哀下落萬仞谿昏黑投孤戍洗我衣上泥下愚不可遷大  
惑終身迷仕宦十五年曾不飽糠粃客路少睡眠月白聞號雞欲行且復  
止虎來節葉低

長木夜行抵金堆市

夜行長木林重霧雜零雨濕螢粘野蔓寒犬吠雲塢道壞交細泉亭廢立